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

夜行貨車

陈映真 著

时事出版社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 古继堂主编

夜行货车

陈映真/著

古继堂/编

时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3 号

图字 01—96—061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行货车/陈映真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6
(台湾小说名家代表作丛书/古继堂主编)
ISBN 7-80009-336-0

I. 夜… I. 陈… 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957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50千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15.00元

总 序

古
继
堂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大师如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鲁迅等，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清贫保洁白，以痛苦护正义，宁可挨饿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台湾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等继承了这个传统，每次研读他们的作品，都令人敬佩不已。

被公认为“硬汉子”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陈映真不仅大都以主角的身份参与了，而且始终高举中国文学的旗帜，坚定地站在推动历史发展和时代潮流前进的一边，光明磊落，大义凛然，面众矢而无惧色，临危难而不后退。不管是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前途和定位的争论，还是与分离主义思潮

2 夜行货车

论辩中，他都既理直气壮，又以理服人；既不向恶势力退让，又不伤及善良但又一时不够清醒的人们。在这些文学与政治混杂的论战中，他始终把谋略和胆识，坚定和灵活结合起来，表现出大将和统帅的风度，常常使得他的对立面，也不得不或明或暗地表示出对他的佩服。陈映真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来自于正义和真理，来自于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否定和轻视他的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陈映真大学时期，是学西方文学的。文坛起步之日，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影响。作品中反复描写的死亡主题和某种唯美主义色彩，便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但即使是死亡主题，由于陈映真具有较为积极的人生观，与现代主义文学常见的纯粹颓废性的死亡主题，也有所不同，它总是带着人生的积极的启示意义。即使唯美主义倾向也有区别。陈映真的唯美主义色彩，含有强烈的美的感染力和积极的美学价值。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读后，就像掀开了美感的喷泉，令人久久品味不尽。难怪女作家三毛说，读了《我的弟弟康雄》，才知道什么是美。陈映真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此点我有同感。台湾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不止陈映真一个。在有的作家作品和言谈中，有时也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某种认同。这种认同，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的真理和体现的美好理想的喜爱。陈映真的社会理想，比如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同情弱小民族，同情苦难的人民，主张人类平等；他的社会学理论，比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去分析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本质等，的确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应和。他的这种理论密切指导着他的文学创作，并且体现为他作品的重大主题。从1967年至1973年，他蹲了七年监狱。但这七年监狱生活却使他成

熟，正如两句新诗所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陈映真出狱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的目光更加深邃。他的创作题材和主题，由内向外辐射，紧紧抓住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行深入揭露和解剖，创作了一系列台湾文学中破天荒的重型作品，如《夜行货车》、《云》等。这是台湾文学历史性的重大收获。这些题材新颖，内涵丰富、主题深邃、气度恢弘的作品，矗立成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进入80年代之后，陈映真的作品虽然越来越少，但屈指可数的几篇作品，如《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等，却因独特的题材和深度，构成了陈映真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这几篇作品中，《山路》有着山一般沉重的份量。这是一篇十分优秀的政治小说。作品的女主角蔡千惠，一天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后突然病倒，病情十分严重，但病因却无法查出。直到故事结尾才真相大白。早年她的情人革命者黄贞柏和战友李国坤突然遭到逮捕。李国坤被杀了头，黄贞柏被终身监禁。这悲剧是蔡千惠的哥哥出卖造成的。从小向往革命的蔡千惠，为弥补哥哥对革命的罪过，毅然以少女之身充作李国坤烈士在外结婚的妻子，经过漫漫山路的跋涉，来到李国坤的家，当牛作马照顾李国坤的老人。老人去世后，她又以嫂娘的身份，把李国坤的小弟弟李国木抚养成人。李国木夫妻也像对母亲一样尊敬蔡千惠。这个人世茫茫中多少人的生命早已转化成了历史；历史仿佛也变成了不变的陈迹。但蔡千惠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成了陈迹的历史，竟然又跳起了生命的浪花。报纸上那则消息讲的是终身监禁的少女时期的情人黄贞柏，竟然从那历史的死灰中活了过来，被释放回家了。蔡千惠百感交集，万念窜动。年老之身难以承载这悲喜剧的撞击，于是一病不起。当她死后，

4 夜行货车

人们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一封写给黄贞柏的深情的信，才弄清原委。这篇小说不仅故事生动曲折充满悬念，而且始终涌动着一种无比深厚的革命情意；不仅山路的跋涉象征着革命虽然艰难但却永不止步的精神，而且蔡千惠难以想象的终生献身与出卖革命的哥哥的反革命嘴脸相对比，激发出鲜明的爱憎，深扎在历史土壤中的蔡千惠大山般的形象像圣母一样既不可动摇，也不可侵犯。这篇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它是80年代台湾政治解禁后，政治题材小说空前活跃的产物。这篇作品标志着陈映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比起陈映真来，黄春明是较纯粹作家型的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主要通过小说来展示。黄春明的创作成就与陈映真相匹敌。所不同的是他的小说具有更浓郁的台湾乡土色彩。讽刺手法的多样性的运用，使他的小说具有更犀利的批判锋芒。在《我爱玛莉》中，作家以漫画式的手法，活画出了崇洋媚外者大卫·陈（陈德顺）的丑恶嘴脸。他对洋人的狗是“爱狗如妻”，而对妻子却是“妻不如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讨得洋人的喜欢。作品所反映的在西化的背景下，台湾社会出现的这种新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黄春明的笔下，有着性质不同的讽刺，对待大卫·陈是致命击之，而对待《锣》中的憨钦仔，却是“怒其不争”的善意鞭策。憨钦仔是典型的现代阿Q的形象。作者选择了一个吸烟屁股的细节，来表现他流浪儿的形象，十分传神。他小心地吸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像吻别一样。当容不下嘴唇时，他还捏着那最后一点点地方，吐出最后一团烟雾，觉得畅快死了。他明明失业了，打锣的饭碗被喇叭车夺去了，他却很不以为然地说：“碰巧我憨钦仔不想打锣，他捡去干罢了，干

伊娘!”肚子饿了去偷人家的白薯,被小主人发现追来,他躲之不及,灵机一动把裤子脱下来装拉屎。少年追来时,他反守为攻,倒打一耙,骂那少年是想吃屎的。那少年目瞪口呆反觉理亏。憨钦仔顿时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真是阿Q再世。黄春明仿如鲁迅的真传弟子,不过,憨钦仔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苹果的滋味》中,作者描写美军军官开汽车在台北横冲直撞,酿成车祸,将一台湾男人双腿撞断。被撞者获得一些物质赔偿,有些人不但不气愤,还认为受害人因祸得福,羡慕不已。这是对愚昧无知缺乏民族自尊者的讽刺。此外在《小琪的那顶帽子》、《小寡妇》、《莎哟娜拉,再见》、《儿子的大玩偶》等作品中,都有不同性质的、多触角的、十分丰富的讽刺内涵。在当代台湾作家中黄春明的讽刺艺术极少人能与之比肩。黄春明通过多种题材的开掘和多种人物的刻画,使他的作品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台湾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画图;在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笔下的各种人物,都栩栩如生。值得称道的是,黄春明在塑造人物时,有着鲜明的分寸感。不以人物的身份为爱憎,而以先进的思想为准绳。比如《溺死一只老猫》中,作者塑造了阿盛伯为代表的一群土生土长的老农的形象。黄春明以热爱乡土人物著名;以塑造乡土人物著称,但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他对阿盛伯等老农却是鄙视和否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代表的是保守落后思想;他们反对修建游泳池,盲目地反对现代文明。当游泳池建成之日,阿盛伯极端看不惯男男女女穿的泳衣,于是自己脱得赤条条地,对着男女青年说:“要脱嘛就干脆像我这样脱光。”他扑通一声跳进深水区,再也没有起来。接着,一边是阿盛伯的棺材经过,一边是游泳男女的欢笑声。这表现了现

代先进代替保守落后的主题。据说黄春明还十分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每当新作面世，他常常以不同方式收集读者反映。有时，他像皇帝微服私访一样，悄悄地到书店，听取读者对他作品的议论。他在一篇序中写道：“我要知道，我的作品经过读者之后，是被唾弃的，还是被欢迎的。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是否被社会接受，然后让这成败的后果，回到我的心灵深处发生作用，希望化成新的作品出来。所以我自然的会关心书的销路，我曾不断地逛书店，我会竖起耳朵，窃听别人如何谈我的小说。”^①

陈若曦在同代作家中虽然并不年长，但由于她的成熟稳重，多谋善断，却是一幅大姐姐的形象。在同代作家中，她的创作道路是十分独特的：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大学时期却成了以白先勇为首、成员多数为大陆去台青年的“现代文学社”的骨干人物；满可以拿到美国的洋学位，谋个大学教授安度一生，但她却于“文革”前夕回到大陆，“文革”灾难，使她受到伤害。她后来又离开大陆，漂泊海外。陈若曦是台湾的小说大家之一。她的作品不是一幅幅呈现单一色彩的素描，而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由多种造形、多种颜色、多种技法构成。既有现代派的，也有乡土派的；既有写实的，也有超现实的；既有传统的，也有外来的。她的早期作品《辛庄》、《妇人桃花》和《最后夜戏》等，洋溢着台湾的乡土色彩，涌流着台湾农家的情感。她的《钦之舅舅》、《巴里的旅程》、《乔琪》等作品，都是实验现代派留下的脚印。离开大陆后创作的《尹县长》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

^① 黄春明：《好几个人的眼睛呵》，《莎哟娜拉，再见》，第35页至36页，台湾远景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

的写实之作。陈若曦的中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但她的长篇小说，却更值得重视。在她的《归》、《突围》、《远见》、《二胡》、《纸婚》等长篇小说中，《突围》和《纸婚》的成就，更为突出。前者有着非凡的艺术独创性。作者以整体性的象征手法和套层结构相穿插，构成一个放射性的、奇妙的、不断扩展的艺术世界。一是整体象征，即观念上人物命运的集体突围；二是小琴从“自闭”症中向外突围；三是第三者从不正当的情感中向外突围；四是男主角从现实的苦闷处境中向外突围。这一层套一层，又一层推开一层的突围和围，围和突的开合关系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潜藏着深深的人生哲理。后者《纸婚》，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姑娘在危机情况下的高贵品质。人，时时处于内外在矛盾的冲撞和碰击之中，陈若曦在沉稳多谋的性格中，有时内在情感又过于炽热。因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又遭遇困扰和苦闷。

施叔青是一位有台、美、港三栖经历的作家。她的创作题材和风格，明显地随着她栖息地的变化而变化。早期，台湾鹿港古镇的民风 and 社情与台湾西化初期的文化思潮相遭遇，孕育了施叔青《约伯的末裔》集子中那些古怪的作品。施叔青大学毕业去了美国之后，开始描写人世的不幸和困扰，旅美女性华人的悲苦遭遇，成了她故事的中心。《常满姨的一天》中的常满姨、《回首，蓦然》中的范水秀、《“完美”的丈夫》中的李愆等，都是那移民世界特殊生活折磨下的特殊的牺牲品。笔者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中写道：此时的施叔青，才真正从幻想的空中回到了人间。施叔青定居香港后创作的《香港系列故事》，标志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香港文学的重要收获。不过读者不能企图省心地期望作家从那生活画图中提供出现成的摆脱窒息的方法和出路。需要靠读者

8 夜行货车

自己在阅读中展开思索，挖掘画图中的理性埋藏。

上述四位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和创作的小说家的作品，尤其是陈映真、黄春明的小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品。他们对资本主义犀利的批判锋芒；对下层劳动群众的深厚同情和关怀等是值得称道的；他们那种始终坚持作家的创作理想和创作原则，始终坚持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火去焚烧周围的荆棘，用澄清剂去澄清周围的混浊的精神，更加难能可贵。时事出版社以独特的眼光和胆识，把他们的作品推向市场，是值得敬佩的。

1996年3月14日

于北京西郊寒舍

目 录

- 面摊 · 1
- 我的弟弟康雄 · 10
- 那么衰老的眼泪 · 17
- 苹果树 · 25
- 将军族 · 40
- 凄惨的无言的嘴 · 55
- 兀自照耀着的太阳 · 68
- 哦！苏珊娜 · 84
- 永恒的大地 · 92
- 夜行货车 · 104
- 铃铛花 · 144
- 山路 · 178
- 赵南栋 · 206
- 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 · 283
- 附：陈映真写作年表 · 326

面 摊

[1]

“忍住看”，妈妈说，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住看罢。”

但他终于没有忍住喉咙里轻轻的痒，而至于爆发了一串长长的呛咳。等到他将一口温温的血块吐在妈妈承着的手帕中时，妈妈已经把他抱进了一条窄窄的巷里了。他虽然觉着疲倦，但胸腔却仿佛舒爽了许多。巷子里拂过阵阵晚风，使他觉得吸进去的空气凉透心肺，像吃了冰水一般。

“妈妈，我要吃冰。”

他的两手环抱着妈妈的肩膀，将半边脸偎着妈妈长长的颈项。他的呛了满眶泪水的眼睛，正看见妈妈背后远远的巷口穿梭地来往着各样的人群和车辆。除了有些疲倦，他当真觉得很安适的。妈妈轻轻地摇着他，间或也拍拍他的背。

“等大宝养好了病，妈妈给你吃很多的冰，很多很多的。”

黄昏正在下降。他的眼光，吃力而愉快地爬进过巷子两边高高的墙。左边屋顶上，有人养着一大笼的鸽子。妈妈再次把他的嘴揩干净，就要走出去了。他只能看见鸽子笼的黑暗的骨架，衬在靛蓝色的天空里。虽然今天没有逢着人家放鸽子，但却意外地发现了鸽笼上面的天空，镶着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

“……星星。”他说。盯着星星的眼睛，似乎要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晶亮，还要尖锐。

[2]

妈妈抱着他回来的时候，爸爸正弯着腰，扇着摊子下面的火炉。妈妈一手抱着他，一手随手拿起一块抹布擦着摊板子。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安上一层铝皮，因此他们就特意把木板的摊面擦得格外洁净。大圆锅里堆着尖尖的牛肉；旁边放着一个萝筐的圆面饼，大大小小的瓶子里盛着各样佐料。

“又吐了么？”男人直起腰来忧愁地说，一面皱着脸用右袖口揩去一脸的汗水。牛肉开始温温地冒起来。黄昏分外地浓郁了。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沿着通街的街灯，早已亮着长长的两排兴奋的灯光。台北市的西门町，换上了另一个装束，在神秘的夜空下，逐渐地蠕动起来。

妈妈没有说什么，顺手舀了一碗肉汤给她的孩子。他很

热心地喝着浓浓的肉汁。爸爸用一种安于定命的冷漠看着他，随又若有所思地切一块肉放到孩子的碗里，仿佛这样便能聊以补补孩子病菌消耗的身体。

肉汤沸滚起来的时候，摊旁已经有两三个人坐着。他们从人潮的行列里歇了下来，写写意意地享受一番，又匆匆地投入那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的人群里。

“加个面饼么？”

“您吃香菜罢？”

“辣椒——有的。”

男人独自说着。女人和孩子却闲坐在摊子后面。虽然他们来到这个都市已有半个多月，但是繁华的夜市对于这孩子每天都有新的亢奋。他默默地倾听着各样不同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和各种不同的足音。他也从热汤的轻气里看着台子上不同的脸，看见他们都一样用心地吃着他们的点心。孩子凝神地望着，大约他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材板搭成的小轿子。

（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了些，他应该记得故乡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的。）

[3]

大约是最后一抹暮晖消逝，以及天上开始亮起更多的星星之后，忽然从对街传来匆促的辘辘声。妈妈抱着孩子朝着爸爸伫视的方向看去，看见两三个摊车正忙着推进街去。这个骚动立刻传染了远近的食摊，于是乎辘辘的声音就越聚越大了。爸爸也推着他的安着没有削圆的木轮的摊车，格登格

登地走了。这些摊车们冲坏了仿佛也有些规律的人潮，辘辘地涌过街去了。而人潮就真像切不断的流水一般，瞬即又恢复了他们潺潺的规律。

女人和孩子依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不一会果然看见一个白盔的警官。他慢慢地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夹在他的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放到左手抱着，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搓着脸，仿佛在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似的。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热情。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铜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弯成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

——至少女人应该认识这个面孔的。

那是他们开市的第一天，毫无经验的他们便被一个肥胖而暴躁的警官带进派出所。他们把摊车排在门口的两个面摊和一个冰水摊的中间。

“我是初犯，我们五天前才来到台北……”爸爸边走边说着，陪着皱皱的笑脸。然而那个胖警官似乎没有听见他，迳自走进内室，猛力地摇起扇子。

对面的高柜台边，围着三个人，两个年轻的都穿着高高的木屐，也差不多都留着很长的头发。另一个较老的穿着没有带子的黑胶鞋，光光的头配着一个比孩子的爸爸更皱的脸。孩子的爸妈便不安地站在另一端。爸爸时而张望着门口的摊子，时而看看壁上的大圆钟，又时而看看门外的夜色——

“到这里来！”

爸爸于是像触电一般地走向呼唤他的高高的柜台。这时候，那三个人在参差不齐地鞠躬以后，陆陆续续地走出去了。柜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低着头不住地写，一个抽着烟望着他们。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人？”抽香烟的说。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人？”他的鼻子喷出长长的烟。

“啊！啊！我是——”爸爸说。

“苗粟来的。”妈妈说。

柜台上的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妈妈。正是那个写字的警官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对大大的眼睛，困倦而深情的。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纽扣，把孩子抱得很紧。

由于附带地被发现没有申报流动人口，他们不得不留下60元的罚款，才能推走他们的摊子。当妈妈从肚兜里掏钱的时候，那个大眼睛的警官忽然又埋头去写他的什么了。

“这个警察，不抓人呢。”孩子说，那个年轻的警官已经消失在街角里。

“大宝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那时候，你们不用怕我了。”他说。妈妈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一面扣上胸口的扣子。街灯照在她的脸上，也照着她优美的长长的颈项。这年轻的妇人无言地凝视着晦暗中的人潮，大概她的心也漂得很远了。